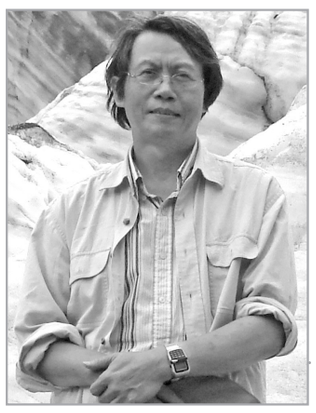
本版关注

九色鹿绘本馆:向世界述说中国的故事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7月14日,2016第二届中国童书博览会期间,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在北京展览馆举行了两代博洛尼亚插画奖获奖者"大于小于'绘'聚一堂——九色鹿绘本馆新书分享会"。这是"大于"——两代博洛尼亚插画奖获奖者国际知名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于大武,"小于"——新锐绘本画家于虹呈的首次同台,红泥巴读书俱乐部创始人阿甲担任此次活动的嘉宾主持人,与两位嘉宾促膝对谈,与到场的小读者体验阅读、互动交流。首都公益慈善联合会常务理事、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慈善协会常务副会长朱尔澄,红黄蓝教育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赤民,红黄蓝教育集团亲子园教研中心总经理王晶,悠贝绘本馆创始人林丹、原蒲蒲兰绘本馆总监、知名绘本编辑中西文纪子等专业人士出席了该活动。中少总社副总经理赵恒峰致欢迎辞,并对九色鹿绘本馆品牌的诞生与所有嘉宾和读者进行了分享。赵恒峰介绍说:"九色鹿绘本馆品牌创立于2015年,以汇集、出版优秀的中国原创绘本为目标,希望透过这些带有浓厚中国体温的原创绘本为中国孩子构筑纯净善良的童心世界,将充满意趣的中国故事呈现在世界儿童面前。"已出版的该系列绘本有《年》《妈妈——有怪兽!》《盘中餐》《小E》《高山流水》《一辆自行车》等,都是绘著具佳的优秀绘本。九色鹿是真善美的化身,"九色鹿绘本馆"的绘本世界是真善美的童心世界。 (文 萱)

学者



王明珂

著名历史人类学家,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我国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中研院"第30届人文社会科学组院士。长期从事于结合华夏与华夏边缘,以及结合人类学田野与历史文献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主要著作有《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择》,以及《寻羌》《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等田野杂记及随笔集。

王明珂:如何走出历史的罗生门?

关键词 历史 现实 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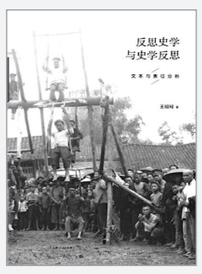
该书是著名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重磅新作,作者在书中告诉读者剖析历史、现实与偏见的方法,通过循序渐进、启发式引导,帮助读者认识历史及现实的表相与本相。

■胡子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特约记者)

看过《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和《游牧者的抉择》的读者,大概不会对王明珂先生的新作《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感到陌生,它可以被视作对前三部著作的一次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反思和总结,试图重新去厘清史学领域内人的认知能力的问题,并探索新的认知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或许该书也可视为他几十年史学工作的一部思想自传。

如何重新确立史学的意义和价值?

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发现历史的真实呢?对此,王明珂认为历史是一词两义的:过去真正发生的历史,以及人们记得的、叙述的、书写的"历史"。对于前者,我们似乎只能得到大量粉末状的知识,不可能似乎也不必要真正全面地、准确地还原它复杂、含混的面貌;而对于后者,它与其说是"被发现的",不如说是"被制作的",如同是一桩陷于各说各话的历史"罗生门"。对那些致力于追寻客观性历史的人来说,他们对自己的主观意识始终保持着一种忏悔录式的态度。尽管如此,他们所谓的"消灭自我""清除头脑中的预设"之类的完美设想仍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作为认知主体,"我们,是我们记得的我们"。我们本身就是后者"历史"的生成物,我们活在被"历史"规划的社会现实中,同时也在这样的规划下继续生产历史,这样的历史与社会现实以及相关的社会权力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王明珂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版/49.00元

如此一来,如何才能重新确立史学的意义和价值呢?事实上,这一诘问不仅发生在历史学,而是在各个学科内都有回响,包括王明珂先生很熟悉的人类学和社会学。前些天,我去中央民族大学旁听一个人类学的讲座。在演讲后的讨论环节,发生了一个生动的插曲。有人对主讲的意大利人类学教授马力罗提出了这样的诘问:"人类学既然被视作是主观建构的,为何还能声称是科学的?"听到这个问题,这位教授突然愤怒起来,他站起来大声回答道:"这是一个属于17世纪的问题,而我是一位21世纪的人类学家。"接着,他朝提问者提起了背后的椅子又重新放回地上,继续说道:"这椅子实实在在,但它同样也是出于人的主观构造。"我想他的意思是,人的主观意识已经渗透了整个世界,这世界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整个浸泡在人类意识的海洋中,再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原初的、未经人的主观意识改造的自然状态和客观存在。

科学、客观等同于正确、权威吗?

事实上,培根创立的科学方法(包括严格观察、归纳、避免假设、分类等)自文艺复兴以来就不断得到强化和发展,到19世纪时,这一方法甚至延展到了文学、绘画等艺术领域。从福楼拜主张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客观叙述,到左拉试图以科学、物质观点解释全部人生,都是这一科学信条下的尝试。莫奈在谈绘画创作时也曾说过:"设法忘掉你面前的事物……只要默想,这是一个蓝色的方块,这是一块粉红色的椭圆,这是一个黄色的条纹,只要把你看到的画下来,准确的颜色和形状,直到你对场景获得质朴的印象。"

长久以来,科学、客观几乎等同于正确、权威,而主观意识被认为是偶然的、草率的、不可信任的。对此,马力罗的解决方式是哥白尼式的,以前人们认为地球是静止的,由太阳环绕,但依此进行的天算总是不太准确。可哥白尼却让太阳停驻,并使地球转动起来,于是一切计算就合乎圆满了。与此相似,以前学科的尊严与权威绕着科学的、客观的要求打转,于是制造了很多遮掩的但善于安抚人心的信条和规范,使人看上去既稳当又肃穆;但现在马力罗重新将人类学放回流动状态,不仅研究的对象一直在流动,连研究主体也一直在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主(体)随客(体)变,同时客(体)也随主(体)变,一劳永逸的解决方式已经不存在了,人们必须不断地重返现场的观察和理解,而相应的责任也像重力一样落在每个人的身上,再也没法推脱给学科体系或者上帝。

在某种意义上,王明珂试图突破从"被历史规划"到"在规划下生产历史"这个循环的方法也有点类似于马力罗,即放弃一劳永逸的确定性的诱惑。面对置身其中的社会性偏见(出身背景、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学术场域偏见(学术地位、利益和权力角逐等)、学究偏见(以理论、方法、原则、术语忽视现实世界),王明珂找到的对策是"反思史学",一种结合多种社会科学的历史史学研究,一条可以追踪社会本相的路径,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对典范历史的反抗。

"如在一个夏夜,荷塘边有许多不同品种的青蛙争鸣,不久我们会被一个声音吸引,一个规律洪亮的声音,那便是典范历史,被忽略、压抑的其他蛙鸣,便是边缘历史,我们对历史的整体了解,在于倾听它们间的争鸣与合鸣,并由此体会荷塘蛙群的社会生态,一个隐藏的景。"为了达到对历史的整体理解,王明珂提出了"凹凸镜"和"燃烧木杆"等史学工作方法,前者指的是一种田野方法,通过多点移动的方式观察表相变化,进而发现变化规则,了解其性质和真正的状貌;后者指的是对"边缘"进行围观考察,借以了解历史变迁,换言之,它不仅是参与观察,还是对参与的观察。

回过头来看,自后现代的批判和解构思潮像泰坦巨人那样冲入那些原本稳固、庄重和坚实的规整学院以来,它的一通乱砸乱跺让很多自命为"科学"和"客观"的知识从此卷入了一种颠簸的意识变动之中。形而上层面的疑虑像顽固的幽灵一样从未消失,而非像马力罗声称的那样早已解决,但这些疑虑似乎也没有像想象的那样带来巨大的破坏,正如我们在《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中所看到的那样,当一个史学家投身具体的工作时,他总是能抛开疑虑,找到稳固的支点,并充满信念地工作。

陈鸿年

世居北京,为燕都望族,20世纪40年代末迁台,任职于我国台湾台北市政府。公务之余,写作大量回忆老北京风物与京剧的文章,曾在多家报刊开专栏连载。

作家

陈鸿年:拿什么重温老北京风物

关键词 北京 民俗 文化

这本书让今人了解民国时期老北京的生活细节,是研究北京历史、地理、业态、民俗、方言、饮食等方面的重要文献,也是弘扬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

《北平风物》陈鸿年著/九州出版社2016年3月版/49.80元

■瘦 猪(书评人)

不知为何,"风物"一词总是给人带来怀旧的,不可恢复的,人、物皆非的感觉,还夹杂着如新绿柳丝般的细细怅惘。如果在"风物"前面加上"北平",这种感觉更强烈了。从前读《故都的秋》、《北平的春天》此类名篇,"风"(风景、季节、风俗)大于"物"(物品、旧人旧事),几乎是人与自然的直接对话,人对自然的直接体悟。自打北京迅速变为国际化大都市后,叙写、怀念老北京风物的图书像开春的野草,陈鸿年《北平风物》却算是老树开花,因为此书最早以《故都风物》为名,在1970年的台湾出版。此书"风""物"兼备,尤其是三教九流、市井人情、五行八作、日用器皿方面的记叙,生动翔实、纤毫毕现,真有让读者置身于老北京皇城根儿底下,随手就能买一条小金鱼儿,转身就能拐进戏园子看谭老板的错觉。

我们需要一种外在的东西来显示北京往昔风姿

北京这个城市,名字就反复改了好几次。称为"北平",主要指它的地理位置;写成"老北京",侧重它的风土人情。其实在1928年国民政府不再将其作为首都后,就已出现故都、北平的叫法了。北京一些胡同的名字也曾来回改过几次。从中皆可看见历史与政治的影子,叫法的流传和被认可,除了行政上的硬性规定,里面亦能觅出一点人们在各个时期的不同的微妙心态。

陈鸿年乃北京耆旧,1949年去了台湾。曾有很多在台文人撰写怀念故都文章,以唐鲁孙、夏元瑜和陈鸿年为代表的作家,并无于右任"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那种悲怆与无法回避的失落感,他们的文章唯见去国怀乡的眷恋,仿佛每写毕一篇,思乡之情便可以略减一分。今天我们读之,感触恰好相左。北京随时可去,或者就住在北京;然而北平不可去。"一下雪,北京就变成了北平"。我们的确需要一种外在的东西来遮蔽如今道路拥堵、满眼高楼的北京,从而显示出她的往昔风姿。

那么我们拿什么重温北平或者说老北京呢?民国时期的北平,有提笼架鸟、不失侠气的老炮儿,有满身酸腐、凡事讲究老规矩老文化的满清遗老,也有童叟无欺、精明百倍的老字号。陈先生说那时候的人情味儿"和气、敦厚",打听个道儿,老北京人会掰开了弄碎了给您说清楚。今天在北京打听道儿可有点费劲,因为往往碰见的都不是土著。那时有点啥事,左邻右舍都来帮忙。远亲不如近邻的定理,如今却不咋灵光了,这也不是北京一个城市的问题。东西、西四仅存的几片胡同区,常有人拍照。须知,外地人艳羡的几进几出的四合院,当时那是权贵名流住的地儿,平头百姓只能住得起大杂院。现在也一样。

一个城市,"推倒"重建它还是原来的城市么?

书中的北平风物,除了一些名胜古迹,大多为今天所不见。也不是一点见不着,譬如陈先生写老北京各种叫卖声,各种旧事物,大肥子儿、拉洋片、手巾把儿等等诸如此类的已经彻底消失事物。听侯宝林相声,读老舍小说,大约能捕捉到一丝残留的信息。很多事物的消亡,不可避免。这是历史发展,社会进步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但也有一些憾事,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比如当年隆福寺庙会多红火啊,把庙推了,建大厦,隆福寺大厦却门可罗雀,在寸土寸金的二环里,实在可惜啊。

我们怀念从前,怀念从前的人从前的物,基本是怀念它的好。即便不好,也会在怀念中镀上一层美丽的光环。老北京市政建设差劲,多为土路,刮风于是叫"刮土",雨雪天则泥泞不堪。现在没这个问题,但有了堵车的新问题。至于那些老风俗,或消失,或徒有其表,皆属无可奈何。无论怎样,北平已经离去,我们如今生活在新北京里。我们这一代读此类书,或多或少还有些经验与感触,90后、00后肯定是一点感性认识都没了。就如同我们读清以前的古人笔记,徒增知识而已。赵珩先生在代序里叹息没人能听懂、能体味老北京话了,其实我们现在还能从六七十岁的老北京人嘴里听到纯正的京片子儿语言,他们那一代人若没了,赵先生的担忧可能就真的成了现实。这让我想起特修斯之船的古老哲学问题,一艘船几乎换掉了所有部位、零件,它还是原来的那艘船么?一个城市,"推倒"重建,抛弃了过去几乎所有的要素,它还是原来的城市么?

然而还未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一个有力的证明便是我们在食文化上的继承与发扬。北京当然不会、亦无必要再度以原有风貌出现,但我们盼望以前那些动人、宜人的"风物"能渐渐恢复起来,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老北京的活法儿"。

李零

祖籍山西武乡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先秦考古研究及中国古汉语研究。主要著作有:《孙子古本研究》《李零自选集》等。

学者

《我们的中国》李零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6月版/298.00元(四册)

李零:中国很大,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大?

关键词 地理 行走 阅读

中国历史上的征服,一般都是从外征服内,而又归附于内,因而认同被征服者。

■李 零(学者)

我的专业是什么,有点乱。但说乱也不乱。我这一辈子,从二十来岁到现在,竭四十年之力,全是为了研究中国。什么是中国?这是该书的主题。

17年前,我跟唐晓峰一起策划《九州》,目的是什么?就是研究中国——从地理研究中国。唐晓峰是侯仁之先生的高足。他是专门治历史地理的学者。他想把顾颉刚先生的话题接着讲下去,因此用"九州"作这本不定期刊物的书名。当时,我在整理上博楚简,其中有一篇叫《容成氏》,正好就是讲九州。我把这篇简文中的"九州"二字复制,作为这个刊物的题签。古人的字就是好,大家都说漂亮。封面,我也掺乎。这个封面,"九州"二字下面是四方八位加中央的九宫图,九宫图下面是大江大河,据说得了奖。此外,我有个建议,每册前面都用《左传》中的一段名言作题词。现在,我把这段话写在了这本书的前面,算是一点纪念吧。

这段话出自《左传》襄公四年。当时,中国北部有一支戎狄,叫无终戎。他们的国君派人带着虎豹之皮,通过晋国的大臣魏绛向晋国求和。晋悼公喜欢打猎。在他看来,戎狄是禽兽,和什么和,打就得了。魏绛不以为然,说和戎有五大好处。他以辛甲的《虞人之箴》告诫晋悼公,劝他不要像善射的后羿一样。《虞人之箴》是百官匡王之失的箴言。虞人是百官之一,专管山林川泽、鸟兽虫鱼,直接跟打猎有关。这篇箴言说"芒芒(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魏绛引用这段话,意思是说,禹的天下如此之大,人和动物应和平共处,你干嘛要学后羿,整天沉迷于驰骋田猎,非跟动物过不去,结果丢了天下呢。

研究军事史的都知道,古人常把异族视为动物,把打仗视为打猎。魏绛虽不能摆脱这种思维定势,但他至少懂得,穷兵黩武,嗜杀成性,不足以得天下。

"禹迹"是代表天下。这是古人对中国的最初表达。晋国建在夏地。陕西人统治山西,一靠夏人,山西本地人;二靠戎人,从蒙古高原南下来到山西的远人。古人叫"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戎夏杂处是一种宝贵的历史经验,对殷人很重要,对周人也很重要。

辛甲是什么人?他不仅是文武图商的大功臣,也是周王室的外戚。周王娶妻,不光娶姜姓女子,也娶姒姓女子,比如周武王的妈妈太姒,周幽王的宠妾褒姒,就都是姒姓女子。姒是夏人的姓。辛甲的辛,字亦作莘。莘是姒姓在陕西的小国。相传,辛甲是周王室的太史,他对夏朝的历史很熟悉。周秦时代,中国有两次大一统,两次大一统都以晋南豫西为中心,以夏这个中心来统一天下。中国的中,核心在此,本义在此。

《禹贡》是中国的第一部地理经典。今年,我们在北京大学开过《禹贡》创刊80周年纪念会。《禹贡》学会的旧址就在我们北大的校园里。这个小四合院,四面被现代化的建筑包围,好像一口井,它是留在井底。

战国末年,秦国为统一天下做准备,摩拳擦掌,已经有五帝共尊、五岳并祀的设想。五岳是五座神山,代表中国的东西南北中。五帝是五个老祖宗,代表中国的五大族系。元朝和清朝,这两个征服王朝都是多民族国家。蒙古人和满人都是多种文字并用,元朝有六体,清朝有五体。19世纪,欧洲人创建汉学,最初就是抱着《五体清文鉴》和满汉合璧本,学习汉语,研究中国。

现在中国有23个省、5个自治区和56个民族。咱们的人民币,上面印有五种文字:汉、壮、蒙、维、藏。我们的中国是这样的中国。

(本文为序言有删节)